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 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# 黑画眉

Hei Huamei

老藤 / 著

文学是一条灵魂之渠，  
疏通沉淀的过往、  
交织的情愫、纠结的现实和发酵的思考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老  
藤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# 黑画眉

Hei Huamei

老 藤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画眉/老藤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9. 7

ISBN 978-7-5396-6494-1

I. ①黑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6271号

出 版 人: 段晓静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 岑 杰

特邀编辑: 温 溪

责任编辑: 张妍妍 段 婧

装帧设计: 丁 明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50千字

版次: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黑画眉

Hei Huamei .....

**AR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【作者介绍】

老藤，本名滕贞甫，1963 年生于山东即墨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长篇小说《腊头驿》《鼓掌》《刀兵过》《战国红》《樱花之旅》，小说集《熬鹰》《没有乌鸦的城市》《会殇》等多部，文化随笔集《儒学笔记》等。



## 自序

我主张文学干预生活，尽管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一个旧话题。

干预和参与、关心、贴近不同，干预带有明显的建设性。我在主张这一观点时，总喜欢思考如何干预的问题，我发现，就像砭石针灸治病，找准穴位很重要，穴位不对，没有疗效。干预也是如此，切入对头，才能事半功倍。

那么，生活的穴位到底怎么去找，我的做法有点笨，自己编了一个口诀：号准脉、发现爱、不表态。号准脉是把好时代脉搏，发现爱是观察值得爱、制约爱的社会表现，不表态就是把自己的倾向隐蔽在文学的枝叶后面。

文学对于我，是一条灵魂之渠，因为有了它，沉淀的过往、交织的情愫、纠结的现实和发酵的思考才有了疏通的可能。因为与灵魂有关，我不敢敷衍、怠慢和亵渎文学，文学几乎成了一种信仰，真的像曹丕所说，成了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我觉得爱好文学的人，可以活出双倍的人生，现实的人生不必多说，关键还有一个文学的人生，在文学的人生里，你就是上帝，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去构造世界，爱恨情仇，皆由自己挥洒，这是现实人生中你永远无法做到的。

在这部小说集里，我让白虎在传说中复活，让魏子拯救了城管，让专家不再痴迷重瞳，让七七级大学生的情怀得以慰藉，让连蟑螂都无法消灭的海归博士黯然离场，让一头叫黑画眉的驴子使

一群迷失的人重新找回爱心，等等，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，在文学中都真真切切地发生了。我曾经对一个朋友开玩笑说，当人不值得写或不好落笔的时候，不妨多写写动物，为动物做点文章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动物才是文学的富矿。盘点了一下，我写过牛、驴、犬、龟、狐、猫、鹰、豹子等等，如果把这些小说结成集，就是一个老藤的动物世界，想想还蛮有乐趣。

文学需要不断前行，有表达上的创新，也有题材上的拓展，挑战自己是有所提升的最佳途径。尽管我崇尚传统的中和之美，但对探索创新的文学表达理念并不排斥，甚至还乐于研究和接受，读者在这部小说集中或许会看到一些新的元素，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学习的心得。

谁也不能否认文学是另一种写法的历史，是对正史最好补充，也是未来社会学家研究的素材，那么，作家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什么样的文本，是虚假的，还是真实的？这就是关乎责任和文德的大事了，粉饰的文学误人子弟，攻乎异端的文学蛊惑人心，唯有忠实地记录历史，才不负时代，惠泽后人。基于这个想法，我把文学的真实性像氧气瓶一般背在身上，然后气喘吁吁地登高原、攀高峰。

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如果有哪位不知名的读者，从图书馆库房里信手抽到这本《黑画眉》，在翻阅之后说：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！那样，我就满足了。

老藤

2019年6月

# 目 录

自序 / 1

黑画眉 / 1

七七级 / 36

手械 / 85

无雨辽西 / 139

一滴不剩 / 170

上官之眼 / 196

青山在 / 250

一个人的狂欢 / 309



## 黑 画 眉



谁也说不清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气味。作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，它无影无踪，却又无处不在；它能决定运势、左右食欲，却又平淡无奇，被人忽略不计。每个人都有选择气味的权利。豆花小嫚喜欢的气味与众不同，她对紫花苜蓿青储后散发出的干草味儿十分入迷，这气味温暖、香甜、清新，让人入静止躁。由此，她对那些以紫花苜蓿为饲料的家畜也很喜爱，比如牛、马、羊。当然，她最偏爱的还是驴，这不仅因为驴散发出的干草味儿比较纯，还因为她对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小嫚上学时，每天要路过一个叫“五魁驴肉馆”的饭店。清早，饭店门前的木桩上总会拴着不同的驴。小嫚和同学小黑经过这里时，小黑说：“我讨厌这根木桩，拴在木桩上的驴就像被绑在绞刑架上的人，真可怜！”小嫚走过去摸摸驴的脊背，看看驴的眼睛。与牛眼的执拗、马眼的惊惧和羊眼的呆滞相比，驴眼要生动许多，透过这双眼睛，似乎能看到流淌的清澈的蒲河以及河畔繁茂的紫花苜蓿。紫花苜蓿长满蒲河两岸：夏天，紫色的花海彩绸一样随风起

伏，似乎要将蒲河水染碧成朱；到了秋季，勤快的农户将它收割打捆，垛在河边，像一座座迷彩碉堡。小嫚和小黑放学后常到这些草垛间捉迷藏，玩耍够了，带着满头草屑回家，干草味儿浸透在她儿时的记忆里。

小嫚从来不做梦，尽管她处在一个多梦的年纪。她认为女人做梦都是闲的，不信，白天推磨磨两笕豆子，看晚上还做不做梦。但不屑于做梦的她，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这个梦让她第一次感到，原来梦是有重量的。

小嫚说的磨豆子，是她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，这是石磨豆花最大的卖点。小嫚的石磨豆花从祖辈开始，就忌用铁器，石磨、木桶、陶缸，连舀水都用葫芦水瓢。机器磨出的豆花吃起来有股铁锈味儿，只有用石磨手工磨出的豆花才是原汁原味儿的。小嫚家的石磨豆花店是甜水镇名副其实的老字号。清晨，赶着上班或出工的人到“石磨豆花”喝碗咸豆花，吃张热油饼，如同有钱人下馆子，是一件很体面的事。大腹便便的镇长牛志也常常在清早光临石磨豆花。牛志开辆黑色切诺基，威风霸气，往店门口一横，进店里，人未落座，话先爆棚：“小嫚，两碗石磨豆花、一张油饼！麻溜点，赶着下乡呢！”邻桌吃豆花的人便想，甜水已经算乡下了，再下乡，就是要到村里去。牛镇长虽姓牛，却是驴脾气，顺毛摩挲怎么都成，要是钱茬顶牛，便会尥蹶子。牛志对甜水百姓的事很上心，比如说石磨豆花的老井能留下来，就是牛志的功劳。为防控地下水位下降，县水利局不允许居民私自打井，原有的水井也要封填，要求居民一律用自来水。石磨豆花不行，用了自来水这豆花就变味儿了。牛

志来吃豆花时小嫚说了这事。牛志筷子一拍：“石磨豆花老井比我牛志岁数都大，要封井先把我撤了再说！”一句话，石磨豆花院子里的老井免去了被填的命运。

小嫚男人在外跑船，她和父亲经营石磨豆花店，店不大，人气却旺。父亲说，豆花是穷人的盛宴，只要甜水镇还有穷人，石磨豆花生意就不会差。父亲过世后，小嫚和丈夫商量店还开不开。男人说：“算了吧，你一个女人撑不起门面，店虽小，该打理的事却一样不少。”小嫚说：“石磨豆花若是关了，街坊邻居喝不上豆花、吃不成油饼，咱不成了罪人？”男人说：“我是大副，船上离不开。”小嫚犹豫了一会儿说：“你安心跑船吧，我留在甜水接班开店。”男人很担心，说：“有上门找碴儿的无赖咋办？”小嫚说：“我养条狼狗，看谁敢来欺负我！”男人也觉得石磨豆花关了可惜，就说：“那就买吧。”小嫚果真就养了条威风凛凛的黑背，继续留用父亲在世时就雇的邻居全婶，还新收了个叫雷子的哑巴当帮工，石磨豆花店在众人的期待中重新开张。教过小嫚的甜水中学高老师说：“小嫚你做了件好事，石磨豆花要是关了，甜水人的记忆就没滋味了。”与大城市一样，甜水的生活节奏也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争先恐后往前跑，人们疲于这种刷屏般的节奏，开始怀念慢悠悠的过去。甜水人一怀旧就想吃石磨豆花，很多家爷爷吃，父亲吃，到了自己这一代还是吃，吃石磨豆花已经成了一种回味。

小嫚的这个梦清晰真切，如同现实中情景再现，她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，却无法改变梦的走向。她梦到了镇东面那条芦花摇曳的苇河。甜水镇东临苇河，西接蒲河，北靠椅子山，全婶的老伴全

叔说这是绝佳风水宝地，要是在古代，说不准就被阴阳先生选了去做皇陵圣地。甜水人都暗暗庆幸，要真的被选为皇家陵园，甜水人还能在这里居住吗？苇河东岸除了甜水中学外，还有个只有一间房的小城隍庙。庙建于何时已无从查考，小庙像甜水中学的私生子，孤零零地站在一片油菜地里。苇河西岸是店铺林立的镇中心，镇上街道不多，却干净，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栽有核桃、李子和山楂。从苇河西岸到东岸去上学，没有桥，只能踩着河底的几块青石过河。好在水不深，流也不急，站在青石上可以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。有机智的学生用细绳拴住空罐头瓶，里面放一点饭团，将瓶置于水中，待贪吃的小鱼进到瓶中，再猛地提起来，会捉住许多青脊银腹的小鱼。养着小鱼的罐头瓶就成排地放在教室窗台上，成为一道风景，老师也懒得管。河底的青石路东头通甜水中学，西头是甜水有名的五魁驴肉馆。小嫚的梦就出现在这样一个真切的环境里。

梦中，小黑向她求救，说马五魁要害他。马五魁是五魁驴肉馆的老板，一个能把账算到骨头里的生意人。他的驴肉馆，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消耗一头驴，大年三十也不收刀。驴肉馆门前的场院成了驴的鬼门关，有驮货或拉车的驴经过这里时，不用吆喝便会加快步伐，逃离这血腥之地。马五魁是临夏人，黄胡子，单眼皮，将军肚，喜欢穿无领白汗衫，二十几岁开驴肉馆，开到了四十几岁，算是甜水先富起来的一拨人之一。梦里，小嫚见到浑身湿漉漉的小黑被绑在木桩上，正痛苦地挣扎，见到她，小黑说：“小嫚你快救我。”小嫚说：“你已经被淹死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”小黑说：“我惦记这些

驴，天天在河边为驴引路，怕它们掉到河里。”小嫚说：“你死后我为你哭过好多回。你平时在哪里呀？”小黑说：“河水又湿又冷，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我就在芦花里蜷着。”小嫚哭着上前给小黑松绑，她闻到了一股紫花苜蓿干草味儿，这气味让人想起一截点燃的蚊香，把她从梦境中熏醒。醒后小嫚觉得蹊跷，怎么平白无故会做这样一个梦？小黑多年前放学时，遇到椅子山跑山洪，浅浅的苇河顿时激流狂奔，柳罐斗大小的石头在河里翻滚，小黑不知怎么发现一头被洪水冲走的小驴，为了救这头小驴，小黑不幸溺水身亡，这件事让她难过了很久。小黑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两人在紫花苜蓿草垛间捉迷藏时头上沾满草屑的情景历久弥新。

小嫚有事愿意和全婶说。全婶油饼烙得好，为小嫚出主意也能拿捏好火候。小嫚说了昨夜的梦，全婶听后摇摇头，说这个梦她圆不了，得回去问老伴。全婶老伴全叔外号“全大下巴”，是甜水镇骡马市场上的牲口牙纪。牙纪是一个几近消亡的古老职业，说白了就是骡马交易中介，凭牙口判断牲口年龄，在交易中捅袖袖、定价码，有黑话一样的指语，什么伸七捏八钩子九，讨价还价全在袖子里搞定。全叔和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对牲口说的话比对人说的还多。骡马市场上的客户常常见全叔独自和一头牛、一匹马对话，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全叔吃素，身上却带煞气，街上的恶狗都怕他，再厉害的狗见到他要么摇尾示好，要么就夹着尾巴溜掉。

全叔对小嫚梦的解析简单至极：石磨豆花要来新人了。小嫚有些不解，小黑求救和店里来新人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自己从没有

想过要雇人的事。小嫚没有多问,这个梦在心里如同一笥待磨的豆子,越胀越大,越来越沉。

## 二

五魁驴肉馆欠了石磨豆花两年的账,每次催要,马五魁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。马五魁老账不还,新账还在增加,小嫚面子矮,不愿意撕破脸皮,驴肉馆来赊石磨豆花,还是照给不误。五魁驴肉馆那么大的生意,一点石磨豆花值几个钱?马五魁不至于总是赖账不还吧。小嫚不知道,马五魁欠账不还有他的目的,就想让小嫚来求他。马五魁天天吃驴三件,甜水有几个跳广场舞的女人喜欢跟他搓麻将,但小嫚对马五魁颇为不屑,认为马五魁有点像捞上岸的河豚,一个劲儿地膨胀。有钱又怎样?小嫚对全婶说,有了钱就咋呼的男人其实不值钱。全婶的话更狠:“马五魁算什么?连驴都不如。”

但是,小嫚免不了与马五魁打交道,两年的欠账,对于本小利薄的石磨豆花来说不是小数。小嫚来找马五魁,叼着烟的马五魁正和三个女人搓麻将,见小嫚来了,马五魁一边搓麻将一边说:“要不要打一圈儿,小嫚?赢了给你输了算哥的。”小嫚说:“我还要忙着磨豆子,麻烦你把账结一下。”马五魁说:“好说好说,不就几个豆花钱吗?明几个就结。”小嫚站在那里没动,马五魁说过多少次明几个了,也不见他结账。麻将桌旁有个抽烟的女人叫季子红,在石磨豆花旁开了个保健品专卖店,店面冷清,便总是搞促销活动忽悠

一些老人。有上当的老人举报到镇工商所，工商所所长侯仲杰发狠话要查。让举报人失望的是，侯仲杰亲自到季子红店里查了几次，查处的事便没了下文。季子红见小嫚不走，劝小嫚：“回去吧小嫚，不说明几个结吗？”小嫚知道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就扭头离开了。房间里满是刺鼻的烟味儿，小嫚差点被呛出眼泪来，她不理解那三个女人怎么能坐得住。

第二天再去，马五魁把小嫚领到办公室，关上门说：“现在青藏铁路通了，我想去西藏旅游，带上你怎样？开销由我出。”小嫚冷冷地说：“我没工夫，天天两筍豆子等我磨呢。”马五魁脸色有点绿，道：“多少女人想跟我去我都没答应，给你面子你还不识抬举。”小嫚不想和他纠缠，说：“别人去我不管，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和你去旅游。”马五魁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唐卡，唐卡下有转经筒、香炉，他走到转经筒前轻轻拨动了一下，转经筒开始转动。他说：“我们做生意的应该到西藏求个活佛保佑，听说挺准的。”小嫚说：“我等着结账呢马老板。”马五魁说：“坏了坏了，会计去县城看病了，慢性阑尾炎，今早走的，你下次再来吧。”小嫚叹口气：“那我明天再来。”

再次来五魁驴肉馆，还没进门，小嫚看到门前木桩上拴着一头黑驴。很瘦的一头驴，皮毛暗淡，沾满尘土。她停下脚步，这么一头驴马五魁也忍心杀？她过去抚摸了一下黑驴的鬃毛，鬃毛很乱，缺少梳理。黑驴抬头看着小嫚，目光哀怜。小嫚觉得这目光好熟悉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黑驴除却眼圈、嘴头、前胸口、两耳内侧是白色，其他部位皆为黑色。拴驴的木桩很粗，小黑当年叫它“索魂桩”。木桩是槐木，粗糙的树皮早已被磨掉，露出裂开的木纹，泛着

黑乎乎的油腻。小嫚转身到河边薅了一把紫花苜蓿放在驴跟前，黑驴甩甩尾巴，并不低头吃草，目光一直跟着小嫚。

马五魁已经在窗内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看到小嫚去河边薅草，便推门出来。这是一头抵账的驴子，因为太瘦，他正愁着催肥。催肥需要几麻袋豆粕，现在饲料看涨，买豆粕要花不少钱。他不明白小嫚怎么会对这头黑驴感兴趣，看了一会儿，下意识发出一声坏笑。“怎么？看上这头驴了？”马五魁叼着烟从饭店里走出来。

“这么瘦一头驴，你也杀？”小嫚看着腆肚叉着腿的马五魁问。马五魁脖子上挂着一个蜜蜡观音，精致庄严的观音与无领老头衫很不搭。

“不杀驴，我卖什么？”马五魁将燃着的烟头掷在地上，上前拍了拍黑驴的脖颈儿道，“瘦不打紧，至少驴三件和驴板肠能卖好价。”

小嫚心里一紧，再看黑驴，两只大眼睛还在望着她，眼角似乎有些湿。小嫚叹了口气，她知道自己无法救这头驴，不管什么驴，也不管胖瘦，只要往五魁驴肉馆门前的索魂桩上一拴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。她对马五魁说：“我是来结账的。”

马五魁眼睛眨了眨，又点燃一支烟，深吸几口，吐出个慢慢放大的烟圈，又一口气将烟圈吹破，然后说：“这样吧，看你可怜这头黑驴，我就做点善事，你把黑驴牵回去，顶两年的豆花账，咱俩两不亏，怎样？”

小嫚心里算了一下，黑驴顶两年的豆花账，亏马五魁想得到，这是明睁眼占便宜。马五魁见她没有回话，又跟了一句：“不顶就



算了，侯所长预订了明晚的驴三件，明天一早这驴就下锅了。”说完，斜眼观察小嫚，他知道自己的话标枪一样击中了小嫚的软肋。或许，黑驴能听懂马五魁的话，马五魁下锅一句刚说完，黑驴竟然伸长脖子叫了三声，叫声凄切，让人心里发颤。马五魁被吓了一跳，嘴上骂一声，朝驴尻踹了一脚。小嫚听到驴叫后忽然想起高老师说过，驴叫在古代是受人追捧的美声，古代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、曹丕皇帝都学过驴叫。高老师是甜水中学的历史老师，教过小嫚，是石磨豆花的常客，有时吃完豆花也不回学校，到隔壁找全叔对弈。高老师对驴叫的褒扬影响了小嫚，她听到黑驴的叫声不但无反感，反而觉得很嘹亮。她说：“顶账就顶账，这驴我要了。”马五魁愣了一下，似有一朵花在脸上绽开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我这就写字据。”小嫚摸了摸黑驴的脊背，有一种皮包骨的手感，心中对这头驴充满怜悯。马五魁拿来字据，小嫚看了一眼，签上名字，亲自解开缰绳，牵着黑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马五魁拿着一纸字据，斜靠着那根索魂桩，看着小嫚牵驴慢慢走远，又点上一支烟大口大口抽起来。

雷子见小嫚牵着一头黑驴回来，跑过来接了缰绳，嘴笑得合不拢。雷子没学过哑语，无法与人交流，在甜水几乎没有朋友，有了驴，雷子就有了伙伴。石磨豆花西面是蒲河，河边有草甸，草甸上是大片野生紫花苜蓿，正适合放牧。以往雷子没活儿的时候就到河边玩耍，持一根竹竿钓鱼，现在有了驴，他就有了营生。全叔听老伴说小嫚牵了头驴回来，感到很意外，小嫚买驴不找他当参谋，这事说不过去啊，他便来看看到底是头什么驴。小嫚说：“马五魁